



文化
百科
丛书

萧
枫
主
编

史 记



三

西安出版社

史
记

③

主 撰
编 者
萧 司
枫 马
迁

西安出版社

留侯世家第十九

留侯张良者，其先韩人也。大父开地，相韩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。父平，相釐王、悼惠王。悼惠王二十三年，平卒。卒二十岁，秦灭韩。良年少，未宦事韩。韩破，良家僮三百人。弟死不葬，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，为韩报仇，以大父、父五世相韩故。

良尝学礼淮阳，东见仓海君。得力士，为铁椎重百二十斤。秦皇帝东游，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，误中副车。秦皇帝大怒，大索天下，求贼甚急，为张良故也。良乃更名姓，亡匿下邳。

良尝闲，从容步游下邳圯上，有一老父，衣褐，至良所，直堕其履圯下，顾谓良曰：“孺子，下取履！”良鄂然，欲殴之。为其老，强忍，下取履。父曰：“履我！”良业为取履，因长跪履之。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良殊大惊，随目之。父去里所，复还，曰：“孺子可教矣。后五日平明，与我会此。”良因怪之，跪曰：“诺。”五日平明，良往。父已先在，怒曰：“与老人期，后，何也？”去，曰：“后五日早会。”五日鸡鸣，良往。父又先在，复怒曰：“后，何也？”去，曰：“后五日复早来。”五日，良夜未半往。有顷，父亦来，喜曰：“当如是。”出一编书，曰：“读此则为王者师矣。后十年兴。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，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。”遂去，无他言，不复见。旦日视其书，乃《太公兵法》也。良因异之，常习诵读之。

居下邳，为任侠，项伯常杀人，从良匿。

后十年，陈涉等起兵，良亦聚少年百余人。景驹自立为楚假王，在留。良欲往从之，道遇沛公。沛公将数千人，略地下邳西，遂属焉。沛公拜良为厩将。良数以《太公兵法》说沛公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。良为他人言，皆不省。良曰：“沛公殆天授。”故遂从之，不去见景驹。

及沛公之薛，见项梁。项梁立楚怀王。良乃说项梁曰：“君已立楚后，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，可立为王，益树党。”项梁使良求韩成，立以为韩王。以良为韩司徒，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，得数城，秦辄复取之，往来为游兵颍川。

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轘辕，良引兵从沛公，下韩十余城，击破杨熊军。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，与良俱南，攻下宛，西入武关。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峽下军，良说曰：“秦兵尚强，未可轻。臣闻其将屠者



子，贾豎易动以利。愿沛公且留壁，使人先行，为五万人具食，益为张旗帜诸山上，为疑兵，令郾食其持重宝啖秦将。”秦将果畔，欲连和俱西袭咸阳，沛公欲听之。良曰：“此独其将欲叛耳，恐士卒不从。不从必危，不如因其解击之。”沛公乃引兵击秦军，大破之。逐北至蓝田，再战，秦兵竟败。遂至咸阳，秦王子婴降沛公。

沛公入秦宫，宫室、帷帐、狗马、重宝、妇女以千数，意欲留居之。樊哙谏沛公出舍，沛公不听。良曰：“夫秦为无道，故沛公得至此。夫为天下除残贼，宜缟素为资。今始入秦，即安其乐，此所谓‘助桀为虐’。且‘忠言逆耳利于行，毒药苦口利于病’，愿沛公听樊哙言。”沛公乃还军霸上。

项羽至鸿门下，欲击沛公，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欲与俱去。良曰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今事有急，亡去不义。”乃具以语沛公。沛公大惊，曰：“为将奈何？”良曰：“沛公诚欲倍项羽邪？”沛公曰：“鲰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，秦地可尽王，故听之。”良曰：“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？”沛公默然良久，曰：“固不能也。今为奈何？”良乃固要项伯。项伯见沛公。沛公与饮为寿，结宾婚。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，所以距关者，备他盗也。及见项羽后解，语在《项羽》事中。

汉元年正月，沛公为汉王，王巴蜀。汉王赐良金百溢，珠二斗，良具以献项伯。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，使请汉中地。项王乃许之，遂得汉中地。汉王之国，良送至褒中，遣良归韩。良因说汉王曰：“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，示天下无还心，以固项王意。”乃使良还。行，烧绝栈道。

良至韩，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，项王不遣成之国，从与俱东。良说项王曰：“汉王烧绝栈道，无还心矣。”乃以齐王田荣反，书告项王。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，而发兵北击齐。

项王竟不肯遣韩王，乃以为侯，又杀之彭城。良亡，间行归汉王，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。复以良为成信侯，从东击楚。至彭城，汉败而还。至下邑，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：“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，谁可与共功者？”良进曰：“九江王黥布，楚枭将，与项王有郗；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：此两人可急使。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，当一面。即欲捐之，捐之此三人，则楚可破也。”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，而使人连彭越。及魏王豹反，使韩信将兵击之，因举燕、代、齐、赵。然卒破楚者，此三人力也。

张良多病，未尝特将也。常为画策臣，时时从汉王。

汉三年，项羽急围汉王荥阳，汉王恐忧，与郾食其谋挠楚权。食其曰：“昔汤伐桀，封其后于杞。武王伐纣，封其后于宋。今秦失德弃义，侵伐诸侯社稷，灭六国之后，使无立锥之地。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，毕已受印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，莫不乡风慕义，愿为臣



妾。德义已行，陛下南乡称霸，楚必敛衽而朝。”汉王曰：“善。趣刻印，先生因行佩之矣。”

食其未行，张良从外来谒。汉王方食，曰：“子房前！客有为我计烧楚权者。”具以酈生语告，曰：“于子房何如？”良曰：“谁为陛下画此计者？陛下事去矣。”汉王曰：“何哉？”张良对曰：“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。”曰：“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，度能制桀之死命也。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一也。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，度能得纣之头也。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二也。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间，释箕子之拘，封比干之墓。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，表贤者之间，式智者之门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三也。发钜桥之粟，散鹿台之钱，以赐贫穷。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四矣。殷事已毕，偃革为轩，倒置干戈，覆以虎皮，以示天下不复用兵。今陛下能偃武行文，不复用兵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五矣。休马华山之阳，示以无所为。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六矣。放牛桃林之阴，以示不复输积。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七矣。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，弃坟墓，去故旧，从陛下游者，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。今复六国，立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之后，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，从其亲戚，反其故旧坟墓，陛下与谁取天下乎？其不可八矣。且夫楚唯无强，六国立者复烧而从之，陛下焉得而臣之？诚用客之谋，陛下事去矣。”汉王辍食吐哺，骂曰：“竖儒，几败而公事！”令趣销印。

汉四年，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，汉王怨。张良说汉王，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，语在《淮阴》事中。

其秋，汉王追楚至阳夏南，战不利而壁固陵，诸侯期不至。良说汉王，汉王用其计，诸侯皆至。语在《项籍》事中。

汉六年正月，封功臣。良未尝有战斗功，高帝曰：“运筹策帷帐中，决胜千里外，子房功也。自择齐三万户。”良曰：“始臣起下邳，与上会留，此天以臣授陛下。陛下用臣计，幸而时中，臣愿封留足矣，不敢当三万户。”乃封张良为留侯，与萧何等俱封。

六年，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，其余日夜争功不决，未得行封。上在雒阳南宫，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。上曰：“此何语？”留侯曰：“陛下不知乎？此谋反耳。”上曰：“天下属安定，何故反乎？”留侯曰：“陛下起布衣，以此属取天下，今陛下为天子，而所封皆萧、曹故人所亲爱，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。今军吏计功，以天下不足遍封，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，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，故即相聚谋反耳。”上乃忧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留侯曰：“上平生所憎，群臣所共知，谁最甚者？”上曰：“雍齿与我故，数尝窘辱我。我欲杀之，为其功多，



故不忍。”留侯曰：“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，群臣见雍齿封，则人人自坚矣。”于是上乃置酒，封雍齿为什方侯，而急趣丞相、御史定功行封。群臣罢酒，皆喜曰：“雍齿尚为侯，我属无患矣。”

刘敬说高帝曰：“都关中。”上疑之。左右大臣皆山东人，多劝上都雒阳：“雒阳东有成皋，西有殽崑，倍河，向伊雒，其固亦足恃。”留侯曰：“雒阳虽有此固，其中小，不过数百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敌，此非用武之国也。夫关中左脰函，右陇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胡苑之利，阻三面而守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。诸侯安定，河渭漕輓天下，西给京师；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输。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也，刘敬说是也。”于是高帝即日驾，西都关中。

留侯从入关。留侯性多病，即道引不食谷，杜门不出岁余。

上欲废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。大臣多谏争，未能得坚决者也。吕后恐，不知所为。人或谓吕后曰：“留侯善画计策，上信用之。”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，曰：“君常为上谋臣，今上欲易太子，君安得高枕而卧乎？”留侯曰：“始上数在困急之中，幸用臣策。今天下安定，以爱欲易太子，骨肉之间，虽臣等百余人何益。”吕泽强要曰：“为我画计。”留侯曰：“此难以口舌争也。顾上有不能致者，天下有四人。四人者年老矣，皆以为上慢侮人，故逃匿山中，义不为汉臣。然上高此四人。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，令太子为书，卑辞安车，因使辩士固请，宜来。来，以为客，时时从入朝，令上见之，则必异而问之。问之，上知此四人贤，则一助也。”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，卑辞厚礼，迎此四人。四人至，客建成侯所。

汉十一年，黥布反，上病，欲使太子将，往击之。四人相谓曰：“凡来者，将以存太子。太子将兵，事危矣。”乃说建成侯曰：“太子将兵，有功则位不益太子；无功还，则从此受祸矣。且太子所与俱诸将，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，今使太子将之，此无异使羊将狼也，皆不肯为尽力，其无功必矣。臣闻‘母爱者子抱’，今戚夫人日夜侍御，赵王如意常抱居前，上曰‘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’，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。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：‘黥布，天下猛将也，善用兵。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，乃令太子将此属，无异使羊将狼，莫肯为用。且使布闻之，则鼓行而西耳。上虽病，强载辎车，卧而护之，诸将不敢不尽力。上虽苦，为妻子自强。’”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，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，如四人意。上曰：“吾惟竖子固不足遣，而公自行耳。”于是上自将兵而东，群臣居守，皆送至灞上。留侯病，自强起，至曲邮，见上曰：“臣宜从，病甚。楚人剽疾，愿上无与楚人争锋。”因说上曰：“令太子为将军，监关中兵。”上曰：“子房虽病，强卧而傅太子。”是时叔孙通为太傅，留侯行少傅事。

汉十二年，上从击破布军归，疾益甚，愈欲易太子。留侯谏，不

听，因疾不视事。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，以死争太子。上详许之，犹欲易之。及燕，置酒，太子侍。四人从太子，年皆八十有余，须眉皓白，衣冠甚伟。上怪之，问曰：“彼何为者？”四人前对，各言名姓，曰东园公，角里先生，绮里季，夏黄公。上乃大惊，曰：“吾求公数岁，公辟逃我，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？”四人皆曰：“陛下轻士善骂，臣等义不受辱，故恐而亡匿。窃闻太子为人仁孝，恭敬爱士，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，故臣等来耳。”上曰：“烦公幸卒调护太子。”

四人为寿已毕，趋去。上目送之，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：“我欲易之，彼四人辅之，羽翼已成，难动矣。吕后真而主矣。”戚夫人泣，上曰：“为我楚舞，吾为若楚歌。”歌曰：“鸿鹄高飞，一举千里。羽翮已就，横绝四海。横绝四海，当可奈何！虽有矰缴，尚安所施！”歌数阕，戚夫人嘘唏流涕，上起去，罢酒。竟不易太子者，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。

留侯从上击代，出奇计马邑下，及立萧何相国，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，非天下所以存亡，故不著。留侯乃称曰：“家世相韩，及韩灭，不爱万金之资，为韩报仇强秦，天下震动。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，封万户，位列侯，此布衣之极，于良足矣。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耳。”乃学辟谷，道引轻身。会高帝崩，吕后德留侯，乃强食之，曰：“人生一世间，如白驹过隙，何至自苦如此乎！”留侯不得已，强听而食。

后八年卒，谥为文成侯。子不疑代侯。

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《太公书》者，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，果见谷城山下黄石，取而葆祠之。留侯死，并葬黄石。每上冢伏腊，祠黄石。

留侯不疑，孝文帝五年坐不敬，国除。

太史公曰：学者多言无鬼神，然言有物。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，亦可怪矣。高祖离困者数矣，而留侯常有功力焉，岂可谓非天乎！上曰：“夫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千里外，吾不如子房。”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，至见其图，状貌如妇人好女。盖孔子曰：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”留侯亦云。

【译文】

留侯张良，他的祖先是韩国人。祖父开地，做过韩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的丞相。父亲平，做过釐王、悼惠王的丞相。悼惠王二十三年，平去世。平去世二十年后，秦国灭亡韩国。张良年轻，没有在韩国做过官。韩国灭亡时，张良家里有奴仆三百人，弟弟死了不用厚礼埋葬，变卖全部家产寻求刺客谋刺秦王，为韩国报仇，因为他的祖父、父亲做过五代韩王丞相的原因。

张良曾经在淮阳学习礼法，到东方拜访仓海君，找到一个大力士，为他制作了一百二十斤重的铁锤。秦始皇到东方巡游，张良和大力士在博浪沙中攻击秦始



皇，偏差击中副车。秦始皇大怒，在全国大肆抓捕，缉拿刺客非常急迫，由于张良的缘故。张良于是改名换姓，逃到下邳隐藏起来。

张良闲暇时，曾经到下邳桥上从容步行漫游，有一位老父，身穿粗布短衣，走到张良跟前，故意把鞋甩到桥下，看着张良说：“小子，下去把鞋捡上来！”张良很惊讶，想打他，由于他年老，强忍怒火，下去把鞋捡了上来。老父说：“把鞋给我穿上！”张良既然已经为他捡了鞋，便跪下给他穿鞋。老父伸出脚等把鞋穿上，笑着离去。张良大为惊奇，随着老人的身影凝望。老父走了大约一里，又返回来，说：“你这小子可以教导。五天以后早上，和我在这里相会。”张良因为觉得这件事奇怪，跪下说：“是。”五天以后天刚亮，张良按时前往。老父已经先在那里，他发怒说：“和老人约会，反而后到，为什么呢？”老父离去，说：“五天以后早点来。”五天以后鸡刚叫，张良就去了。老父又先在那里，又动怒说：“晚到，为什么？”老父离去，说：“五天以后再早点来。”五天以后，张良不到半夜就去了。过了一会，老父也来了，高兴地说：“应当这样。”他拿出一部书，说：“读了这部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。十年以后会兴起。十三年以后小子你到济北见我，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呀。”于是离去，没有说别的话，从此再没有见过这位老父。天亮后看老父送的书，原来是《太公兵法》。张良觉得这部书不同寻常，经常学习诵读它。

张良藏匿在下邳，仗义行侠。项伯曾经杀过人，跟随张良隐藏起来。

十年以后，陈涉等起兵反秦，张良也聚集青年一百多人。景驹自立为代楚王，驻在留县。张良想去投靠他，路上遇见沛公。沛公率领几千人，攻夺下邳以西的地方，张良就归附了他。沛公任命张良为厩将。张良屡次以《太公兵法》向沛公献策，沛公很赏识他，常常采纳他的计策。张良对其他人说这些，都不能领悟。张良说：“沛公大概是天授之才。”所以就随了沛公，放弃去见景驹。

等到沛公到薛地，见了项梁。项梁拥立楚怀王。张良于是劝项梁说：“你已经拥立了楚王的后代，而韩国诸公子中横阳君韩成最贤能，可以立他为王，增建党羽。”项梁派张良找到韩成，立他为韩王。任命张良为韩国的司徒，和韩王率军一千多人向西攻取韩国的原有土地，夺得几座城邑，秦军总是立即又夺了回去，韩军便在颍川一带往来游击作战。

沛公从洛阳向南穿过轘辕山的时候，张良率军跟随沛公，攻取韩国的十余座城邑，打败杨熊的军队。沛公于是让韩王成留守阳翟，自己和张良一同南下，攻取宛城，向西进入武关。沛公想用两万兵力进攻秦朝峽关下的守军，张良劝告说：“秦军还很强大，不可以轻进。我听说峽关的守将是屠户的儿子，市侩容易用好处引诱，希望沛公暂且留守军营，派人先去，给五万人准备食粮，在各山头上多悬挂旗帜，作为疑兵，派郾食其携带贵重宝物去收买秦将。”秦将果然背弃秦朝，想跟沛公联合一起向西攻打咸阳。沛公想接受秦将的投降。张良说：“这只是峽关的守将想反叛罢了，恐怕士兵不一定听从。士兵不听从必定危险，不如趁敌人懈怠攻击他们。”沛公因而率军攻击秦军，大败秦军，追击败军到蓝田，再次交战，秦军终于彻底溃败了。沛公于是到达咸阳，秦王子婴向沛公投降。

沛公进入秦宫，见官室、帷帐、狗马、贵重宝物、美女数以千计，心意想居住在官里。樊哙劝谏沛公出去居住，沛公不听。张良说：“秦朝因为暴虐无道，所以沛公才能到这里。替天下铲除凶残的暴秦，应该以朴素为本。如今刚进入秦都，就安享其乐，这正是人们所说的‘助桀为虐’。况且‘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



苦口利于病’。希望沛公听从樊哙的话。”沛公这才率军回来驻军在霸上。

项羽率军到达鸿门下，想攻打沛公，项伯就连夜急驰到沛公军营，私下会见张良，想和张良一起离开。张良说：“我替韩王送沛公，现在事情紧急，逃走是不合道义的。”于是把情况全部告诉沛公。沛公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应当怎么办呢？”张良说：“沛公果真想背叛项羽吗？”沛公说：“是小人教我把守函谷关不让诸侯进来，说这样就可以占据全部秦地称王，所以采用了他的建议。”张良说：“沛公自己揣度能够击退项羽吗？”沛公沉默了好久，说：“本来就不能够。现在怎么办呢？”因而张良坚决邀请项伯会见沛公。项伯会见了沛公。沛公和项伯共饮，为他祝酒，并结为亲家。请项伯向项羽详细说明沛公不敢背叛他，所以派兵把守函谷关，是为了防备其他强盗。等到沛公会见项羽后，两人和解。详细话语记在《项羽本纪》中。

汉元年正月，沛公被封为汉王，统辖巴蜀地区。汉王赐给张良黄金百镒，珍珠二斗，张良把它全都给了项伯。汉王也因此让张良厚赠项伯，让项伯替他请求得到汉中地区。项王就答应了，于是汉王得到汉中地区。汉王到封国去，张良送至褒中，汉王让张良返回韩国。张良顺便劝告汉王说：“汉王为什么不烧毁所经过的栈道，向天下表明永不返回的决心，以稳定项王的心。”于是让张良返回。汉王边行进，边烧毁经过的栈道。

张良返回韩国，韩王成因为让张良随从汉王的缘故，项王不让韩成去封国，带他一块东归。张良劝告项王说：“汉王烧毁栈道，表明已经没有返还的心意了。”张良就把齐王田荣反叛的事，以书面形式告诉项王。项王由此不再担心西边的汉王，因而发兵北去进攻齐国。

项王终究不肯让韩王成到封国去，于是贬为侯，又把他杀死在彭城。张良逃跑，走小道投奔汉王，这时汉王也已回师平定三秦了。汉王又封张良为成信侯，让他随军东进攻打楚军。打到彭城，汉军大败而还。行至下邑，汉王下马靠着马鞍问道：“我想舍弃函谷关以东等地作为封赏，谁可以和我共同建功立业呢？”张良进言说：“九江王黥布，是楚国的猛将，与项王有隔阂；彭越和齐王田荣在梁地反楚。这两个人可以马上利用。而汉王的将领唯独韩信可以托付大事，独当一面。如果要捐弃这些地方，送给这三个人，那样楚国就可以打败了。”汉王于是遣随何去游说九江王黥布，又派人联络彭越。等到魏王豹反汉，汉王派韩信率军讨伐他，乘机攻克了燕、代、齐、赵等国。然而最终打败楚国，是靠这三个人的力量。

张良多病，未曾单独挂帅征战，一直作为出谋划策的臣子，时时跟随汉王。

汉三年，项羽急速把汉王围困在荥阳，汉王恐惧忧愁，与酈食其谋划削弱楚国的势力。酈食其说：“从前商汤讨伐夏桀，把夏朝的后代封在杞国。周武王征讨商纣王，把商朝的后代封在宋国。现在秦朝丧失德政，抛弃道义，侵伐诸侯国家，灭了六国的后代，使他们没有立锥的地盘。陛下如真的能重立六国的后代，使他们接受陛下的印绶，这样六国的君臣百姓必定都感戴陛下的恩德，无不向往钦慕陛下的德义，甘愿做陛下的臣民。随着德义的推行，陛下就可以面南称霸，楚王必定会整齐衣冠毕恭毕敬地前来朝拜。”汉王说：“好。快去刻好印，先生就可以带着它出发了。”

酈食其还没有启程，张良从外面回来拜见汉王。汉王正在吃饭，说：“子房来以前，有个客人为我策划削弱楚国势力的办法。”接着原原本本地把酈食其的话



告诉张良，问道：“你看怎么样？”张良说：“是谁替陛下筹划的这种计策？陛下的大事要完了。”汉王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张良回答说：“臣请求借用你面前的筷子为大王筹划一下形势。”接着说：“从前商汤征讨夏桀，把夏朝的后代封在杞国，那是估计能制夏桀于死命。现在陛下能制项籍于死命吗？”汉王说：“不能。”张良说：“这是不能那样做的第一个原因。周武王讨伐商纣王，把商朝的后代封在宋国，那是估计能够得到纣王的头颅。现在陛下能得到项籍的头颅吗？”汉王说：“不能。”张良说：“这是不可以那样做的第二个原因。周武王攻入殷朝的都城，在商容的里门表彰他的德行，释放被囚禁的箕子，修整比干的坟墓。当今陛下能修整圣人的坟墓，在贤人的里门表彰他们的德行，在智者的门前向他们致敬吗？”汉王说：“不能。”张良说：“这是不能那样做的第三个原因。周武王曾发放巨桥的积粟，散发鹿台的存钱，以赏赐贫苦的百姓。当今陛下能散发府库的粮食钱财，以赏赐贫苦的百姓吗？”汉王说：“不能。”张良说：“这是不能那样做的第四个原因。殷朝灭亡以后，周武王废弃兵车，改做乘用车，把武器倒置放着，盖上虎皮，向天下表示不再动用兵器。当今陛下能停止征战，推行文治，不再用兵打仗吗？”汉王说：“不能。”张良说：“这是不能够那样做的第五个原因。周武王把战马放牧在华山的南边，以表示没有用处了。当今陛下能让战马休息不再使用吗？”汉王说：“不能。”张良说：“这是不能那样做的第六个原因。周武王把牛放牧在桃林的北边，以表示不再运送辎重。如今陛下能放牧牛群不再运送辎重吗？”汉王说：“不能。”张良说：“这是不能那样做的第七个原因。况且天下的游士离开他们的亲人，舍弃他们的祖坟，告别他们的老朋友，随从陛下四处奔走，只是日夜盼望得到一小块封地。如今恢复六国，立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的后代，天下的游士各自回去侍奉他们的君主，伴随他们的亲人，返回他们的旧友与坟墓所在地，陛下和谁一起打天下呢？这是不能那样做的第八个原因。而且目前只有使楚国不再强大，否则封立六国的后代，他们重新屈服于楚国，陛下怎么能使他们臣服呢？假如采用客人的计谋，陛下的大事就完了。”汉王吃不下饭了，吐出嘴里的食物，骂道：“这个笨儒生，几乎把你老子的大事败坏了。”立即下令赶快销毁那些印绶。

汉四年，韩信攻占齐国后想自立为王，汉王大怒。张良劝说汉王，汉王派张良授予韩信齐王印绶，此话详细记载在《淮阴侯列传》中。

这年秋天，汉王追楚王到阳夏南边，战斗失利而坚守固陵，诸侯负约逾期不到。张良向汉王进计，汉王采纳他的计策，诸侯都来了。话语详细记载在《项羽本纪》中。

汉六年正月，封赏功臣。张良未曾有战斗功劳，高帝说：“运筹定策在营帐之中，决定胜负在千里以外，是子房的功劳。让他自己选齐国的三万户为封邑。”张良说：“开始我起于下邳，和皇上相会在留县，这是天把我授给陛下。陛下采用我的计策，侥幸而常常奏效，我希望封在留县就足够了，不敢承三万户。”于是封张良为留侯，和萧何等人一起受封。

皇帝已经封赏大功臣二十余人，其余的人日夜争功，功劳大小不能决定，未能及时封赏。高帝在洛阳南宫，从空中阁道望见诸位将领常常坐在沙地上议论。高帝说：“他们在说什么？”留侯说：“陛下知道吗？他们在商量谋反。”皇上说：“天下已安定，是什么缘故要谋反呢？”留侯说：“陛下以平民身份起兵，靠这些人夺得天下；现在陛下做了天子，所封赏的都是陛下亲近的萧何、曹参等老

朋友，所诛杀的都是陛下平生怨恨的人。如今军吏计算功劳，认为天下的土地不够封赏的，这些人担心陛下不能全部封赏，又害怕被怀疑平生的过失而遭诛杀，所以相聚在一起图谋造反了。”皇帝于是忧虑地说：“怎么办呢？”留侯说：“皇上平生憎恨，而群臣都知道的，谁最突出？”皇上说：“雍齿与我有宿怨，曾经多次使我窘迫受辱。我想杀了他，由于他的功劳多，所以不忍心。”留侯说：“如今赶快先封雍齿给群臣看，群臣见雍齿受到封赏，那么人人对自己受封就会坚信不疑了。”于是皇上就摆设酒宴，封雍齿为什方侯，而急速催促丞相、御史评定功劳，进行封赏。群臣在酒宴结束后，都高兴地说：“雍齿尚且被封为侯，我们这些人就没必要担心了。”

刘敬劝谏高帝说：“要定都关中。”高帝心有疑虑。左右大臣都是山东地区的人，多数人劝高帝定都洛阳。他们说：“洛阳东有成皋，西有殽山、澠池，背靠黄河，面向伊水、洛水，它的坚固也足可以倚仗。”留侯说：“洛阳虽然有这些险固，但它的中心地区狭小，方圆不过几百里，土地贫瘠，四面受敌，这里不是用武之地。关中左有殽山、函谷关，右有陇山、蜀的岷山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的富饶资源，北有利于放牧的草原，依靠三面的险阻而固守，只用东方一面控制诸侯。如果诸侯安定，用黄河、渭水转运天下的粮食，西上供给京都；如果诸侯叛乱，可以顺流而下，足以运送军队粮草。这就是所说的‘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’，刘敬的建议是对的。”于是高帝当天就起驾，向西定都关中。

留侯随从高帝进入关中。留侯身体多病，就静居深呼吸，不吃五谷，闭门不出达一年多。

皇上欲废掉太子，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。很多大臣谏争劝阻，都不能改变高帝的态度。吕后很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人对吕后说：“留侯善于筹划计策，高帝信任他。”吕后就派建成侯吕泽（应为吕释之）胁迫留侯，说：“你一直是高帝的谋臣，现在高帝想更换太子，你怎么能高枕无忧呢？”留侯说：“当初高帝多次身陷危难之中，侥幸采纳我的计策。如今天下安定，只因偏爱的缘故想更换太子，是亲骨肉之间的事，纵然我等一百多人进谏又有何用处。”吕泽强硬地要求说：“一定要为我想出妙计。”留侯说：“这件事难以用口舌争辩。考虑到高帝不能招来的，天下有四个人。这四个人上年纪了，都认为高帝傲慢、侮辱人，所以逃到山里躲藏，他们重视道义不肯做汉朝的臣子。然而皇上很敬重这四个人。如今你如果能不惜金玉璧帛，让太子写封信，言辞要谦恭，准备安稳舒适的车辆，派说客去恳请，他们肯定会来。来了以后，把他们当作贵宾，让他们常常随从太子上朝，高帝看到他们，那么高帝必定会惊异而询问他们。问他们，高帝知道这四个人贤能，那么这对太子将是一大帮助。”于是吕后让吕泽派人携带太子的书信，用谦恭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，迎请这四个人。四人到来，以贵宾的身份安顿在建成侯家里。

汉十一年，黥布反叛，皇上生病，想任命太子为主将，前往征讨叛军。这四个人相互商议说：“我们来，是为了保全太子。太子如果率军平叛，大事就危险了。”于是劝告建成侯说：“太子率军出征，若立了战功，那么权位不会增益于太子；若无功而还，那么从此就要遭受祸患了。况且和太子一起出征的将领，都是曾经和皇上一起平定天下的猛将，如今让太子统率他们，这无疑于让羊统率狼，他们都不肯为太子卖力，太子不能建立战功是必然的了。我们听说‘母亲被宠爱，必定抱她的儿子’，如今戚夫人日夜侍奉高帝，赵王如意经常被抱在高帝面前，皇



上说‘终归不能让不成器的儿子位居爱子之上’，很显然，赵王如意一定会取代太子的职位了。你为什么不上马请吕后找机会向皇帝哭诉说：‘黥布，是天下的猛将，善于用兵，如今各位将领都是陛下过去的同辈人，让太子统率这些人，相当于让羊统率狼，无人肯听太子指挥。而且让黥布听到这一部署，就会大张旗鼓地向西推进。皇帝虽然患病，勉强乘坐辎车，躺着使人护理你，这样众将就不敢不尽力。皇帝虽然吃些苦，为了妻儿还是要自强不息。’”于是吕泽连夜去见吕后，吕后找机会向皇帝哭诉，倾吐了四个人授意的话。皇上说：“我就想这小子本来不够派遣的条件，你老公我自己去吧。”于是皇帝亲自率军东征，群臣留守，都送至灞上。留侯有病，自己勉强起来，送到曲邨，谒见皇上说：“我本来应该随驾出征，但病情实在太重。楚人勇猛敏捷，希望皇上不要跟楚人争一时的高低。”趁机劝谏皇上说：“让太子做将军，监守关中的军队吧。”皇帝说：“子房虽然病重，要振作精神卧床而辅佐太子。”这时叔孙通做太傅，留侯行使少傅的职责。

汉十二年，高帝从镇压黥布军从前线归来，病情更加严重，愈加想更换太子。留侯谏争，高帝不听，留侯因病不再理事。叔孙通太傅引用古今事例进行劝告，以死争保太子。高帝假装答应他，但仍想更换太子。等到宴会，摆设酒席时，太子在旁侍奉。那四个人跟随太子，他们的年龄都已八十多岁，须眉雪白，衣冠很奇特。皇上感到奇怪，问道：“他们是干什么的？”四个人向前回答，各自说出姓名，名叫东园公，角里先生，绮里季，夏黄公。皇上于是大惊，说：“我访求你们多年了，你们总是逃避我，如今你们为什么自动随从我儿交游呢？”四人都说：“陛下轻视士人，张口就骂，我们重视道义不愿受侮辱，所以惶恐地逃亡躲藏起来。我们听说太子为人仁义孝顺，恭敬有礼，爱慕士人，天下的人没有不伸长脖子想为太子拚命效力的，所以我们来了。”皇上说：“烦劳你们始终如一地调教保护太子。”

四个人祝福完毕，快步离去。高帝目送他们，召唤戚夫人指着四个人说：“我想更换太子，那四个人辅佐他，太子的羽翼已经形成，难更换了。吕后真是你的主人了。”戚夫人哭泣，皇上说：“你为我跳楚舞，我为你唱楚歌。”歌唱道：“天鹅高飞，展翅千里。羽翼已成，横越四海。横越四海，当可奈何！虽有短箭，尚有何用！”高帝连唱几遍，戚夫人叹息流泪，皇上起身离去，酒宴不欢而散。最终没有更换太子，原本是留侯招来这四个人发挥的力量。

留侯随从高帝进攻代地，在马邑城下献奇计，以及建议拜萧何为相国，他和高帝宏阔从容地谈论天下的事情很多，都和天下的存亡没有什么重大关系，所以没有记载。留侯于是宣称说：“我家世代为韩相，等到韩国灭亡，不吝惜万金资产，为韩国向强秦报仇，天下受到震动。如今凭借三寸之舌成为帝王的军师，封得食邑万户，处在列侯地位，这是平民所能达到的最高点，这对于我张良来说已经很满足了。我愿意抛弃人间的事情，想随从赤松子去遨游。”于是去学辟谷的方法，行导引以便让自己轻身。恰逢高帝逝世，吕后感激留侯的恩德，就强迫他吃饭，说：“人生在这个人世上，就像白驹穿过缝隙那样短暂，何必自讨苦吃到这种地步啊！”留侯不得已，勉强听从就进用食物。

八年以后留侯去世，谥号叫做文成侯。儿子不疑袭封侯位。

子房当初在下邳桥上遇见的那个给他《太公兵法》的老父，十三年以后他随从高帝路过济北，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了黄石，便取回来当作最贵重的宝物祭祀它。留侯去世，就一块把黄石安葬在他的冢墓里。后人每逢扫墓，及伏日、腊日



祭祀留侯时，也一块祭祀黄石。

留侯不疑，在孝文帝五年因为犯了不敬的罪过，封国被废除。

太史公说：学者们很多人说没有鬼神，也可能奇怪。至于像留侯所见到的老父赠书的事，也够奇怪了。高祖多次遭遇到危难，而留侯常常在关键时刻有建功效力的表现，难道可以说不是天意相助吗？高帝说：“在帷帐当中运筹定策，决定千里以外的胜负，我比不上子房。”我原来认为他这个人大概会是很高大而且形象特别魁伟，等到见着他的画像，相貌却像一个妇人美女般的纤弱。大概就像孔子说的：“根据相貌评判人，在子羽身上就有失误。”对于留侯也可以这样说。



陈丞相世家第二十

陈丞相平者，阳武户牖乡人也。少时家贫，好读书，有田三十亩，独与兄伯居。伯常耕田，纵平使游学。平为人长大美色。人或谓陈平曰：“贫何食而肥若是？”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，曰：“亦食糠核耳。有叔如此，不如无有。”伯闻之，逐其妇而弃之。

及平长，可娶妻，富人莫肯与者，贫者平亦耻之。久之，户牖富人有张负，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，人莫敢娶。平欲得之。邑中有丧，平贫，侍丧，以先往后罢为助。张负既见之丧所，独视伟平，平亦以故后去。负随平至其家，家乃负郭穷巷，以弊席为门；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。张负归，谓其子仲曰：“吾欲以女孙予陈平。”张仲曰：“平贫不事事，一县中尽笑其所为，独奈何予女乎？”负曰：“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？”卒与女。为平贫，乃假贷币以聘，予酒肉之资以内妇。负诫其孙曰：“毋以贫故，事人不谨。事兄伯如事父，事嫂如母。”平既娶张氏女，费用益饶，游道日广。

里中社，平为宰，分肉食甚均。父老曰：“善，陈孺子之为宰！”平曰：“嗟乎，使平得宰天下，亦如是肉矣！”

陈涉起而王陈，使周市略定魏地，立魏咎为魏王，与秦军相攻于临济。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，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。魏王以为太仆。说魏王不听，人或谗之，陈平亡去。

久之，项羽略地至河上，陈平往归之，从入破秦，赐平爵卿。项羽之东王彭城也，汉王还定三秦而东，殷王反楚。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，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，击降殷王而还。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，赐金二十溢。居无何，汉王攻下殷。项王怒，将诛定殷者将吏。陈平惧诛，乃封其金与印，使使归项王，而平身间行杖剑亡。渡河，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，疑其亡将，要中当有金玉宝器，目之，欲杀平。平恐，乃解衣裸而佐刺船。船人知其无有，乃止。

平遂至修武降汉，因魏无知求见汉王，汉王召入。是时万石君奋为汉王中涓，受平谒，入见平。平等七人俱进，赐食。王曰：“罢，就舍矣。”平曰：“臣为事来，所言不可以过今日。”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，问曰：“子之居楚何官？”曰：“为都尉。”是日乃拜平为都尉，使为参乘，典护军。诸将尽欢，曰：“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，未知其高下，而

即与同载，反使监护军长者！”汉王闻之，愈益幸平。遂与东伐项王。至彭城，为楚所败。引而还，收散兵至荥阳，以平为亚将，属于韩王信，军广武。

绛侯、灌婴等咸谗陈平曰：“平虽美丈夫，如冠玉耳，其中未必有也。臣闻平居家时，盗其嫂；事魏不容，亡归楚；归楚不中，又亡归汉。今日大王尊官之，令护军。臣闻平受诸将金，金多者得善处，金少者得恶处。平，反复乱臣也，愿王察之。”汉王疑之，召让魏无知。无知曰：“臣所言者，能也；陛下所问者，行也。今有尾生、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，陛下何暇用之乎？楚汉相距，臣进奇谋之士，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。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？”汉王召让平曰：“先生事魏不中，遂事楚而去，今又从吾游，信者固多心乎？”平曰：“臣事魏王，魏王不能用臣说，故去事项王。项王不能信人，其所任爱，非诸项即妻之昆弟，虽有奇士不能用，平乃去楚。闻汉王之能用人，故归大王。臣裸身来，不受金无以为资。诚臣计画有可采者，愿大王用之；使无可采者，金具在，请封输官，得请骸骨。”汉王乃谢，厚赐，拜为护军中尉，尽护诸将。诸将乃不敢复言。

其后，楚急攻，绝汉甬道，围汉王于荥阳城。久之，汉王患之，请割荥阳以西以和。项王不听。汉王谓陈平曰：“天下纷纷，何时定乎？”陈平曰：“项王为人，恭敬爱人，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。至于行功爵邑，重之，士亦以此不附。今大王慢而少礼，士廉节者不来；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，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。诚各去其两短，袭其两长，天下指麾则定矣。然大王恣侮人，不能得廉节之士。顾楚有可乱者，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、钟离昧、龙且、周殷之属，不过数人耳。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，行反间，间其君臣，以疑其心，项王为人意忌信谗，必内相诛。汉因举兵而攻之，破楚必矣。”汉王以为然，乃出黄金四万斤，与陈平，恣所为，不问其出入。

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，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，功多矣，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，欲与汉为一，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。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。项王既疑之，使使至汉。汉王为太牢具，举进。见楚使，即详惊曰：“吾以为亚父使，乃项王使！”复持去，更以恶草具进楚使。楚使归，具以报项王。项王果大疑亚父。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，项王不信，不肯听。亚父闻项王疑之，乃怒曰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！愿请骸骨归！”归未至彭城，疽发背而死。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，楚因击之，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。遂入关，收散兵复东。

其明年，淮阴侯破齐，自立为齐王，使使言之汉王。汉王大怒而骂，陈平蹶汉王。汉王亦悟，乃厚遇齐使，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。封平以户牖乡。用其奇计策，卒灭楚。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。



汉六年，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。高帝问诸将，诸将曰：“亟发兵坑竖子耳。”高帝默然。问陈平，平固辞谢，曰：“诸将云何？”上具告之。陈平曰：“人之上书言信反，有知之者乎？”曰：“未有。”曰：“信知之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陈平曰：“陛下精兵孰与楚？”上曰：“不能过。”平曰：“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？”上曰：“莫及也。”平曰：“今兵不如楚精，而将不能及，而举兵攻之，是趣之战也。窃为陛下危之。”上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平曰：“古者天子巡狩，会诸侯。南方有云梦，陛下弟出伪游云梦，会诸侯于陈。陈，楚之西界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，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。谒，而陛下因禽之，此特一力士之事耳。”高帝以为然，乃发使告诸侯会陈：“吾将南游云梦。”上因随以行。行未至陈，楚王信果郊迎道中。高帝豫具武士，见信至，即执缚之，载后车。信呼曰：“天下已定，我固当烹！”高帝顾谓信曰：“若毋声！而反，明矣！”武士反接之。遂会诸侯于陈，尽定楚地。还至雒阳，赦信以为淮阴侯，而与功臣剖符定封。

于是与平剖符，世世勿绝，为户牖侯。平辞曰：“此非臣之功也。”上曰：“吾用先生谋计，战胜克敌，非功而何？”平曰：“非魏无知臣安得进？”上曰：“若子可谓不背本矣。”乃复赏魏无知。其明年，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。卒至平城，为匈奴所围，七日不得食。高帝用陈平奇计，使单于阙氏，围以得开。高帝既出，其计秘，世莫得闻。

高帝南过曲逆，上其城，望见其屋室甚大，曰：“壮哉县！吾行天下，独见洛阳与是耳。”顾问御史曰：“曲逆户口几何？”对曰：“始秦时三万余户，间者兵数起，多亡匿，今见五千户。”于是乃诏御史，更以陈平为曲逆侯，尽食之，除前所食户牖。

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布。凡六出奇计，辄益邑，凡六益封。奇计或颇秘，世莫能闻也。

高帝从破布军还，病创，徐行至长安。燕王卢绾反，上使樊噲以相国将兵攻之。既行，人有短恶噲者。高帝怒曰：“噲见吾病，乃冀我死也。”用陈平谋而召绾侯周勃受诏床下，曰：“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噲将，平至军中即斩噲头！”二人既受诏，驰传未至军，行计之曰：“樊噲，帝之故人也，功多，且又乃吕后弟吕嬃之夫，有亲且贵，帝以忿怒故，欲斩之，则恐后悔。宁囚而致上，上自诛之。”未至军，为坛，以节召樊噲。噲受诏，即反接载槛车，传诣长安，而令绾侯勃代将，将兵定燕反县。

平行闻高帝崩，平恐吕太后及吕嬃谗怒，乃驰传先去。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，平受诏，立复驰至宫，哭甚哀，因奏事丧前。吕太后哀之，曰：“君劳，出休矣。”平畏谗之就，因固请得宿卫中。太后乃以为郎中令，曰：“傅教孝惠。”是后吕嬃谗乃不得行。樊噲至，则赦



复爵邑。

孝惠帝六年，相国曹参卒，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。

王陵者，故沛人，始为县豪，高祖微时，兄事陵。陵少文，任气，好直言。及高祖起沛，入至咸阳，陵亦自聚党数千人，居南阳，不肯从沛公。及汉王之还攻项籍，陵乃以兵属汉。项羽取陵母置军中，陵使至，则东乡坐陵母，欲以招陵。陵母既私送使者，泣曰：“为老妾语陵，谨事汉王。汉王，长者也，无以老妾故，持二心。妾以死送使者。”遂伏剑而死。项王怒，烹陵母。陵卒从汉王定天下。以善雍齿，雍齿，高帝之仇，而陵本无意从高帝，以故晚封，为安国侯。

安国侯既为右丞相，二岁，孝惠帝崩。高后欲立诸吕为王，问王陵，王陵曰：“不可。”问陈平，陈平曰：“可。”吕太后怒，乃详迁陵为帝太傅，实不用陵。陵怒，谢疾免，杜门竟不朝请，七年而卒。

陵之免丞相，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，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。左丞相不治，常给事于中。

食其亦沛人，汉王之败彭城西，楚取太上皇、吕后为质，食其以舍人侍吕后。其后从破项籍为侯，幸于吕太后。及为相，居中，百官皆因决事。

吕嬖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，数谗曰：“陈平为相非治事，日饮醇酒，戏妇女。”陈平闻，日益甚。吕太后闻之，私独喜。面质吕嬖于陈平曰：“鄙语曰‘儿妇人口不可用’，顾君与我何如耳。无畏吕嬖之谗也。”

吕太后立诸吕为王，陈平伪听之。及吕太后崩，平与太尉勃合谋，卒诛诸吕，立孝文皇帝，陈平本谋也。审食其免相。

孝文帝立，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，功多；陈平欲让勃尊位，乃谢病。孝文帝初立，怪平病，问之。平曰：“高祖时，勃功不如臣平。及诛诸吕，臣功亦不如勃。愿以右丞相让勃。”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，位次第一；平徙为左丞相，位次第二。赐平金千斤，益封三千户。

居顷之，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，朝而问右丞相勃曰：“天下一岁决狱几何？”勃谢曰：“不知。”问：“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？”勃又谢不知，汗出沾背，愧不能对。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。平曰：“有主者。”上曰：“主者谓谁？”平曰：“陛下即问决狱，责廷尉；问钱谷，责治粟内史。”上曰：“苟各有主者，而君所主者何事也？”平谢曰：“主臣！陛下不知其弩下，使待罪宰相。宰相者，上佐天子理阴阳，顺四时，下育万物之宜，外镇抚四夷诸侯，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。”孝文帝乃称善。右丞相大惭，出而让陈平曰：“君独不素教我！”陈平笑曰：“君居其位，不知其任邪？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